

萬有文庫

種百七集二第  
編主五雲王

漢書補注

(九十三)

王先謙補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漢書補注  
(九十三)  
王先謙補注

國學基本叢書

#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漢書八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臣王先謙補注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補注〕周壽昌曰孤學猶言獨學無父教之獨學無所成也一曰孤學猶棄學吳語以心孤句踐注孤棄也

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

師古曰頓讀曰鈍

數爲掾吏所

罵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

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

呂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補注〕先謙曰官本有

演化本努作怒六字

方進旣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

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補注〕宋祁曰於

母字上疑有後字

隨之長安織履呂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儒林

傳方進受穀梁春秋於尹更始又兼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呂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

左氏春秋案讀字斷句經猶歷也

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久舊也。與方進同經。〔補注〕蘇興曰同習經也。京房傳亦云五鹿充宗與房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

進下。師古曰常宦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師古曰劉攽曰多一論字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都授謂

總集諸生大講授也。〔補注〕王引之曰大字涉注文大講授而衍都卽大也不當更有大字。〔廣雅〕都大也五行志豕出圈壞都竈師古注都竈蒸炊之大竈也武五子傳將軍都郎羽林注都大也謂大會試之鄭吉傳故號都護注都猶大也總也。漢紀孝成紀有大字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加之據師古注云都

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則正文本無大字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

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內不自得。〔補注〕先謙曰猶言不自安。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

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補注〕蘇興曰應條謂應科條吏有無狀如科條所禁者察出輒舉奏也下云上以方進所舉應科義同甚

有威名再三奏事。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公卿表慶字

君卿後方進爲丞相時慶以琅邪太守入爲廷尉一年徙爲長樂少府。〔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公卿表延壽字子路安成人河平二年以北海太守入爲廷尉八年卒時慶有章勅自道行事呂贊論

師古曰當祭泰畤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贊〔補注〕劉敞曰漢時人言行事成事皆請已行已成事也王充書亦

有之。又下文所謂自設不坐之比是也。今尙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尙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此者事不奏。(補注)劉敞曰。予謂非冀尙書。

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尙書知機事周密壹統忘已不奏也。言及之耳尋下文可見。

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讀曰懈。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謂慶自云當論贖也。猶今日坐事者非大

故輒抵銷但慶自又暴露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補注)蘇輿曰。言遲疾無定。即上所云忽忘畱月餘也。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設比例非上意。

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爲不敬。臣謹冒勅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補注〕先謙曰。義渠在今慶陽府甯州西北。公卿表縣減萬戶爲長。

長取其母與豕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昌深辱之。穀牡豕也。音家。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

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補注〕劉敞曰。謂察司隸刺史捕賊之無狀者。故下文云以宰士督察奉使命大夫先謙曰。此遣掾史督趣司隸故以并力爲詞逐捕亡賊察義渠長無狀之情實顏注未析劉說尤非既與司隸刺史并力逐捕又反察其無狀乎。

奏可。司隸校尉涓勲奏言。(補注)錢大昭曰。廣韻涓姓列仙傳有齊人涓子。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

奉使呂督察公卿呂下爲職。師古曰：督視也。〔補注〕先謙曰：公卿表司隸督大姦滑續志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今丞相宣。

〔補注〕先謙曰：辭宣請遣掾吏。呂宰

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掾吏爲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爲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

甚諱逆順之理。師古曰：諱乖也，音布內反。〔補注〕

宣本不師受經術。〔補注〕蘇輿曰：宣傳云：宣經術淺，上亦輕焉。蓋自董仲舒、公孫宏、兒寬等以經術緣飾吏事，見重武帝，遂成一代風尚。而大臣不通經術者，往往見之効章矣。因事呂立姦威案浩商

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迺害於迺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迺凶于迺國，害于厥躬。故引之。〕〔補注〕先謙曰：官本迺並作

乃引宋祁曰：乃監本作迺。姚本刪。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呂下正國法度。

〔補注〕周壽昌曰：秦漢舊儀，丞相爲外朝，此勅丞相故請下中朝議也。

議者呂爲丞相掾。

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

師古曰：丞相讀曰促。

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及御史也。

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

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

師古曰：倨傲也。

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

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頷過迺就車。

師古曰：頷待也。

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

〔補注〕

宋祁曰楊本複  
有敬長二字

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

師古曰言王道綱紀昌  
尊卑上下之禮爲大也

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

〔補注〕蘇輿曰穀梁僖九年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方進賛穀梁故用其義

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迺坐皇帝在道丞相

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迺升車

〔補注〕先謙曰注立乃升車上以上文起立例之似當更有下輿二字

羣臣宜皆承順聖化昌視四方

師古曰視讀曰示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

師古曰謾讀與慢而又誚節失度邪謫無常

師古曰謫古詔字也私過辛同易音弋或反

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弱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莊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以爲言墮國體

師古曰墮讀火規反亂朝廷之序不宜處

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昌先羣下前親犯令行

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

師古曰從音七容反呂諷欺成罪

師古曰諷音詆

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昌一不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昌爲方進不昌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

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

其原。〔補注〕蘇輿曰。言互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召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

詐廢正法。

〔師古曰〕逆詐者。謂呂詐意逆猜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曰。字在子下是。

遂貶勳爲昌陵令。方進旬歲閒免兩司隸。〔師古曰〕旬

旬歲猶言滿歲也。

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豫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補注〕蘇輿曰。言遷擢必速。

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幸權爲姦利者。

〔師古曰〕權。專也。幸權者。言已自專之。它人取者。輒

獨阻其利。後漢靈帝紀。光和四年。豪右率權馬一匹至二百萬。章懷注引前書音義曰。幸。障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此訓是也。師古以謂他人取者。輒有辜罪。此訓迂矣。

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

萬。上召方進爲任公卿。

〔師古曰〕欲試呂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博擊豪彊。

〔補注〕先謙曰。博。官本作搏。有辜罪。〔補注〕宋祁曰。學林云。幸權者。乃阻障而

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

〔師古曰〕言當犯逆貴戚而見毀。〔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方進

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師古曰〕弛解也。

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辭宣坐廣漢盜賊羣

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

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旣富貴而後母尙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

師古曰謹也篤厚也

及後母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

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呂爲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呂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補注〕何焯曰後書安帝紀元初三年初聽大臣三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注云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方進之事是其徵也沈欽韓曰三十六日旣葬後則不計未葬前月日舊唐書張柬之傳弘文館直學士王玄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日豈誤會漢以日易月歟

爲相公絜

請託不行郡國

〔師古曰言不呂私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

〔師古曰詆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

博蕭育逢信孫閼之屬

〔補注〕周壽昌曰逢信字少子平陵人

皆京師世家呂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

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呂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

帝初卽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

〔補注〕錢大昕曰楚國不當有太守當從陳咸傳作楚內史

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

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

刺史云。

師古曰。甫始也。

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

京兆太僕爲衛尉矣。

(補注)先謙曰。官簿皆在方進之右。

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補注)宋祁曰。官簿一作

薄者。此一本作溥。乃古字之僅存者。漢鄧陽令曹全碑。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其字正作溥。又各碑中主簿字作溥者不可枚舉。是古字以溥爲簿也。朱一新曰。觀師古云音主簿之簿。則所見本簿作溥無疑。

及御史大夫缺三

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千石雜問丞相御史。

晉灼曰。大臣獄重故

呂秋二千石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爲中郎。與從事

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

鳳

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補注)宋祁曰。邵本無從字。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

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

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

(補注)先謙曰。杜欽也。見本傳。

往觀其意。微自解說。

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歧。

子夏既

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

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引蕭該曰。揣案集解音曰。揣音喘。說文曰。喘疾息也。尺牘反。說文。揣量也。初委反。又丁果反。方言曰。揣試也。郭璞曰。揣度試之也。該

謂今讀揣。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音初委反。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

言無幾謂少時。

親交賂遺。呂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

師古曰。辟

讀曰。而官媚邪臣。欲呂徼幸。苟得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辭。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歟。先謙

曰。官本注。咸信之謂也。過惡羣見不宜處位。臣請免呂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

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羣陳。依託紅陽

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貪蔽也。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

故不呂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呂太后故。免官勿

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呂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旣託文。呂皇太后故。

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補注〕宋祁曰。浙本云。陰事發。遂下獄。先方進劾立懷姦邪亂。

謙曰。宋引浙本與今本同。疑所見本異也。方進劾立懷姦邪亂。

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興政事。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就

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閼。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已止也。援音爰。皆內有不仁之性。而

外有僞材過絕於人。〔補注〕先謙曰。官本有倫字。引宋祁曰。一作於人無倫字。監本有倫字。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尙殘賊酷虐。苛刻慘毒。

呂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禮樂廢壞。

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

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盡也。〔補注〕蘇輿曰。猶云盡死力爭。昔季孫

行父有言曰。〔補注〕宋祁曰。父疑作甫。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鵠之逐鳥爵也。

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鷄似鶴而小。今謂之土鷄。音之然反。(補注)周濟昌曰。案西漢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緣方進好爲左氏學。章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此尚在前也。左傳毛詩平帝時始立學官。僅見於儒林傳贊。王文彬曰。左文十八年傳作見有禮於君者事之。見無禮於君者誅之。文稍異。蘇軾曰。朱博傳襲勝之議。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赦云云。亦左傳義也。  
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

師古曰。冒。覆蔽也。

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閼咸歸故郡。呂銷姦雄之黨。

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

(補注)宋祁曰。姚本既作知。

復徙故郡。呂憂發疾而死。

(補注)宋祁曰。監本楊本云。以憂發疾而死。別本越本云。以憂死。錢大昭曰。閩本無發疾

而三字。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呂儒雅緣飭法律。

(補注)錢大昭曰。飭閩本作飾。

號爲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

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呂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呂能謀議。爲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云。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呂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爲隱諱。方進內慚。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

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呂自持。(補注)宋祁曰。監本有近字。別本無。方進迺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

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召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

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

厚李尋召爲議曹

〔補注〕先謙曰五見

尋爲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

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朓側匿星李贊室東井熒惑守心

〔補注〕先謙曰白告方進崩水逆流反於常理所召示人患也師古曰視讀曰示

民人訛謠斥事惑名如淳曰斥事井水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果井溢惑名燕燕尾涎涎

是也〔補注〕宋祁曰注文非監作并先謙曰官本注涎涎作涎涎

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枉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與北斗杓建寅貫

攝提中是也張晏曰矢一星貫中者謂正直弧中也

〔補注〕齊召南曰孟注是也如張說則與下文狼弓複矣沈欽韓曰天中記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爲人表

候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注攝提兩星彎曲人眉似之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

士逆度張晏曰庫二十二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輔湛沒火守舍

〔補注〕周壽昌曰天文志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史記正義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

古曰溝讀曰沈〔補注〕周壽昌曰天文志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史記正義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吳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刑奪此明言溝沒爲方進將死之占張注不合萬歲

之期近慎朝暮

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夕補注王鳴盛曰萬歲之期意謂宮車晏駕故郎賁麗欲以此災移於宰相也朱一新曰貢麗但言大臣宜當之不言可移於相則萬歲之解仍當從顏注古人稱萬歲不必

專指君上顧炎武日知錄已詳言之

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已全身難矣

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謂作臣是

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勑

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補注劉敞曰案勑改戮

閩府三百餘人惟君侯擇其中

興盡節轉凶

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

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

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

言大臣宜當之

〔補注〕周誦昌

曰爲上言也時在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故賁麗言之二月方進自殺三月而帝亦晏駕矣案熒惑所居之宿國受殃心爲明堂其大星爲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惡之故成帝欲殺方進以應星變也

上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興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於

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飢餓加呂病疫溺死關門牡開

張晏曰元延元年章門南谷門牡自亡補注宋祁曰案五行志注晉灼曰章城門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

古曰牡所以閉者失國守備盜賊黨輩師古曰黨衆多補注宋祁曰監本以鐵爲之非出籥也

吏民殘賊毆殺良民

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

斷獄

姚本作盜黨羣輩

歲歲多前

〔補注〕先謙曰謂每歲加增

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相嫉妒

師古曰更音工

衡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閒者郡國穀雖頗孰師古曰開謂近者自來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百反。

姓不足者尙衆前去城郭〔補注〕先謙曰謂流亡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古曰謂財用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張晏

曰一切櫨時也墾城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爲卒取一人所贍常爲之月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算千輸二十也師古曰櫨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補注〕沈欽韓曰所謂算及六畜也增益鹽鐵變更無

常〔補注〕何焯曰此禍之及民者詔書已詳故史不重敍朕旣不明隨奏許可使議者呂爲不便〔補注〕錢大昭曰使南監本閩本作後先謙曰官本使作後制詔下君君

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補注〕沈欽韓曰官自賣之也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

下將何㠭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蒙冒也傳曰高而不危所㠭長守貴也。師古曰孝經之

也欲退君位尙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㠭輔朕朕旣已改君其自思強食

慎職使尙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卽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

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尙書呂丞相不起，病聞。

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呂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

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闌版也。皆呂白衣衣之。

〔補注〕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

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卽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贈棺槨斂具，賜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補注〕宋祁曰：注文已字當作也。先謙曰：官本贈賜互易。宋說當作也。也當爲呂。謚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

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爲關都尉、南郡太守。師古曰：言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爲此官。

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呂父任

爲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爲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爲婚。〔補注〕先謙曰：曲陽侯王根。

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

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并同。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補注〕宋祁曰：相對飲，浙本無相字。景祐本無，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

〔補注〕宋祁曰：自監本作目。須臾，義至內，謁徑入。

周壽昌曰：師古曰：自若，言如故。〔補注〕錢大昭曰：辭飲字，當讀若納。立迺走下，義旣還，大怒。陽召他事，召立至。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

鄧獄。師古曰：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補注〕錢大昭曰：辭宣傳云：十金法重是也。沈欽韓曰：地理志，鄧縣南陽都尉治所。恢亦召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